

學術叢書

9

趙翼傳

杜維運・著

學術叢書⑨

趙翼傳

杜維運 著

時報出版公司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學術叢書⑨

趙翼傳／杜維運 著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02-3066842

郵政劃撥 〇一〇三八五四—〇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校對 周淑貞

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02-3053735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十日

初版二刷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定價二二〇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趙翼手跡之一：（初隱時所寫對聯，由劉作籌先生珍藏）

欣知穎水新居士

試問清都舊侍臣

陽湖趙翼

趙翼手跡之二：（哭蔣士銓詩，見藝壇第六期及第七期）

接袁子才書獨聞



心餘老友之亡詩以哭之

斯人遂已隔重泉腸斷未易一幅箋

預乞碑銘如待死

子才過江而時君喪以著述而歸

久淹床

弟本長眠貧賤身後惟子卷名士人

間值幾錢磨鏡欲尋悲路阻茫（烟

荷哭江天 常生不過指果保磨賜

身偏而自困顧莫何忽陽葵魚群

祥開也名勝鶴到揚州每携客

生無點實再出山未感白頭何限

世間陽翟賈傲人豈報与多牛十

年報國每隨行商近名場兩弟兄

可畏隱姓以敵國所當何受習堅

城久將身入子林看如此才應幾代

生我痛自閩人物謝區豈特故

交情

附錄全寅歲聞 君抱病京師年

懷之作

種帖皆以餘志友手蹟日与相對
而不得一面字亦張也讀以之常云

聖賢相像而散材晚達俱作老書
款君留陽不似何能我為豬肝
止此未言有要妙龍古歷半條
書畢吹寒苦不憐云云看陳迹

不得同時一舉杯 病得同說酒

江區政舊來看共慨然口不一言

常橋舌身說半死但吟肩

同半條目手臨此稿

舟過稿 發統龍燕原何日卷曲全

望上可憐得復一上專相對若平山

南望溪如象

君手實甲辰兩年內年懷詩四首一

并抄錄上以見頻年相懷之殷也

必久其為我焚之墓前

陽明年弟趙翼親稿

江湖十載綠漁簑重入何須髮已皓

只擬老當當蔗美誰知上骨積

薪多遷官階淺思鳥府過衆門

歸感霍羅天未相思那得兒翻

翠簾猶一吟哦 跋扈初場多敵

擁以何乃暮避風臺少貪酒色

○氣終續續老行詩文章滿

堆木香文章原是病不能言得

果為安而憐我亦拘番習子里

相感而廢材

甲辰冬全章教其定兄院中堂扁

種帖皆以餘志友手蹟日与相對

趙翼手跡



述蒼大人閣下書藏苑生南回奉到

手書并晉茶藏香諸珍具候

高誼

至骨故人為念及林下舊雨知

大雅穆期不存幸望之見也敬想

大人福履安和亟勤日懋

德持風雅戶屢益多隆來一代傳人

多藉名位年壽以養其山斗之望

公學殖著作既雄蓋當代而數位日進

足以登高而呼精神振老而逾壯

能主一己之壇站可示天欲成之就一

傳人非偶然也可勝健羨翼老病

日增考訂之事本非可長惟詩中七

律工夫稍就堅貼而年來氣力不

加日漸艱難終歸於老病而已因書

趙翼手跡之三：（致王昶函，見吳長瑛輯清代名人手札集）

雅臨懷素熱氣便手肅附請

台安附上近刻詩鈔以傳

一笑另書

皇朝武功紀盛一本係後四庫書方畧內摘錄

者悲感者閱碍故未刷印送人特先

寄呈乞為

鑒定估或可存等乞

賜序一篇以近時稿紙

大人俱觀在我行尤覺甘苦備嘗也

以不可示人則不必

賜序矣為候

訪年動日再定是以不勝願望重託

獲隔年知為得相見否昨稿題全

不存係馳

畢再極首上



趙翼手跡之三：(致王昶函，見吳長瑛輯清代名人手札集)

趙翼手跡之四：（致趙懷玉函，見惲茹辛編清代毘陵名人手札）

拙詩承 常陳謨讀竟知乞其一序
堅再觀亦名可無一序乞丁并家歸是為

并候

道好不一

吐言丁噴再誌

吳錫榮拜

題辭

承 示徐霞客遊記并欲補

刻其遺詩具見表彰前輩盛

意謹賦五古一首奉呈

豎亥步紘埏若士遊汗漫尻車
神為馬古語本荒幻霞客乃好
奇足蹈天下半肩荷一襜被手



挾一油微非奔走衣食非馳驅
仕宦南狎橫海鯨北追出塞鴈
水愕險灘千陸跋危巘萬曉寒
風裂膚暑雨泥沒骭渴掬懸瀑
流飢拾墮樵蠱身衝魑魅過胆
不豺虎憚問渠意何為曰欲窮
壯觀將成一家言親歷異遙盼

趙翼手跡之五：（題徐霞客遊記，見光緒辛巳瘦影山房刻本霞客遊記）

註證廊桑精經訂岳瀆誕以俟
後子雲南針指一綫果有葉
保堂曠世起驚嘆購得舊板完
蕪搜逸篇散方輿燦列省一
可覆按惜哉醫無間作者未識
面西土梁雍州志未度雲棧遠左及隴
蜀其遊想當明末造霞客遊在崇禎中遠瀋界

久判陝蜀莽盜區更難結鞅絆
今幸世界平萬里慶清晏保堂
興既豪意氣薄霄漢曷勿繼遐
踪探奇盡禹甸歸補圖經全供
我卧遊徧

嘉慶戊辰春仲甌北趙翼時年

八十有二



趙翼手跡之五：（題徐霞客遊記，見光緒辛巳瘦影山房刻本霞客遊記）

序

杜維運

一

趙甌北（翼）是清乾嘉時代（一七三六——一八二〇）的詩人與史學家。其詩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同時代的人，慕其風而誦其詩者，遍於大江南北。他也以詩人自居，朝夕吟詠，至於垂暮之年而不已。在史學上，他的聲名遠為詩名所掩，沒有人從其專治史學，其恢濶的史學識見與卓越的治史方法，甚少得到讚譽。他的大著廿二史劄記雖與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並稱，而當時史學界最重錢書，王書次之，劄記陪末座。生前的甌北，在史學界的孤獨寂寥，非後人所能想像。

乾嘉以後，甌北在史學上的地位，逐漸提高。道咸年間，張維屏稱美劄記「考證精審，

1971/10/1

持論明通」^①。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丁寶楨序甌北全集，謂甌北於清代諸鴻儒中，獨長於史學^②。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張之洞寫勸學篇，考史之書，約之以讀劄記^③。到民國時代，梁啟超繼續爲劄記揄揚，認爲甌北能屬辭比事，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不局促於狹義的考證^④。迄至今日，中國史學界皆知推重劄記，所謂「古人讀盡全部正史而又能作歸納比較的深入研究者，以此書爲第一」一類的論調，叢出不窮^⑤。撰寫新史者，尤屢屢採用其說。所以就今日來講，甌北是中國大史學家之一，已不容置疑。

晚近以來，甌北史學之名，又自中國遠播。一九一〇年日本史學家以投票方式選甌北爲中國史學家十傑之一^⑥，內藤虎次郎撰寫中國近世史，甚至全襲劄記之說^⑦。一九六一年西方出版了「中日史學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一書^⑧，甌北又備受西方漢學家讚揚。如加拿大漢學家浦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教授云：「十八世紀迄於十九世紀初，……史學界最馳名的史學家爲王鳴盛(1722—1798)、錢大昕(1728—1804)與趙翼(1727—1814)。前二人偏促於狹義的考證，糾史籍原文之誤，或以新資料補其不足。趙翼雖其學不及二人淵博，然或許是三人中最令人感興趣者。因爲他在向着克服中國史學的傳統缺陷而進步。……他能觸及真正使近代史學家感興趣的問題，近代史學家讀其作品，確實能得到益處。」^⑨「趙翼能超越孤立的繁瑣事實之上以觀察，自其中歸納出社會史與制度史發展趨勢的通則，此類通則，爲近代史學家所試圖建立者。」^⑩一九六四年浦氏又於「史學的傳統」(Th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一文中云：「與考據學家略爲有別的是廿二史劄記的作者趙翼。考據學家藉其他材料，以補充、考訂正史，趙氏的劄記，則爲細心

反復閱讀正史之所得。有時趙氏指出各卷中互有出入之處，但亦泛論各史的來源，而於綜論制度、社會結構以及世風方面，尤有莫大的興趣。他所創始許多觀念，已經播下了種子，在本世紀的現代史學方面，且已結結果實了。」^④由此可知甌北突破中國史學的傳統缺陷，超越於孤立的繁瑣事實之上以觀察，自其中歸納出社會史與制度史發展趨勢的通則，且觸及真正使近代史學家感興趣的問題，播下現代史學的種子，甚得西方漢學家的讚佩。一九六二年初秋，至一九六四年仲夏，維運留學歐洲，在所邂逅的西方漢學家中，提到甌北，無不致仰慕推崇之意。近年西方年輕學子，以研究甌北為矢志者，且大有其人。甌北同時人頌其詩云：「詩傳後世無窮日，吟到中華以外天」^⑤。甌北的詩，能否吟誦到中華以外，頗是問題^⑥。其史學著述與史學聲名，迄於今日，則已洋溢於寰宇。這是甌北生前所意料不及的。甌北生前之名與身後之名不相符合有如此。

甌北史名的顯晦，與其史學所受評價的高低，與時代的變遷發展，息息相通。甌北的史學，與其時代，不相融合。當乾嘉之時，考據學趨於極盛，史學家崇尚博雅，醉心考據，耗畢生歲月於孳績補苴糾謬正譌之中。甌北則不趨時風，不逐潮流，飄然世外，自樹一幟。其不能為時代所容，自為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與甌北同時代的大史學家章學誠曾大聲疾呼，思有以矯正當時的考據學風，而絲毫不能有所動。甚且其論一出，舉世「視為怪物，詫為異類」^⑦，「從而鄙且笑者，十之四五，怒且罵者且倍焉」^⑧。時風所趨，有如萬軍猝發，莫可膺其鋒。甌北又焉能不為時風所掩呢？！

甌北史學中的經世致用思想，與其時代，亦不相合。乾嘉時代，不論經學與史學，都十

分缺乏經世致用的思想。甌北寫劄記，則舉凡「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⑤，皆著於編，是其經世致用的思想甚濃。雖然他於劄記小引中很謙虛的說：「自惟中歲歸田，遭時承平，得優游林下，寢饋於文史以終老，書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像是他寫劄記沒有什麼經世致用的大志。實際上他是將胸中抱負，寓於謙語之中，同時也是一種明哲保身的方法。細讀劄記，其追踵日知錄的痕跡，歷歷可尋。最喜縷陳歷代的弊政，尤見其爲後世垂鑑戒的深意。無怪錢大昕爲劄記作序，推爲「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而起而行」了。也無怪甌北的史學在當世不受注視與推崇了！^⑥

道咸以降，時代驟變，西方勢力如潮湧而至，國勢岌岌可危。識時之士，亟思救時之策，於是經世致用的新學說紛起，而乾嘉時代爲學術而學術的考據學風，爲之一變。張維屏推崇甌北，在於凡甌北「所撰著，均能使人增益見聞，通知時事，較之斷斷考據於無用之地者，似爲勝之」^⑦。張之洞論考史之書，約之以讀劄記，在於劄記可以致用。「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緩」^⑧。被盛推的廿二史考異，到晚清時代，已退居於次要的地位了。大約從道咸到光宣，劄記的受推崇，多半由於其可以致用。民國以後，劄記被盛讚，則由於甌北寫劄記，用了極富現代精神的方法，並運以恢濶的史學識見。中國傳統史學孤立史實的缺陷^⑨，以及論史局限於一人之賢否一事之是非的缺陷，到甌北則差不多都革除了。甌北能將每一史實與其他衆多史實編織成一個錯綜的關係網，所謂用歸納法比較研究，所謂超越於孤立的繁瑣事實之上以觀察；而且甌北胸懷浩蕩，沒有成見^⑩，以致能

捉住每一時代的特別重要問題^⑤，而顯見其恢濶的史學識見。甌北治史如此，其極接近於西方史學，昭然若揭，在西方史學湧入中國以後，中國史學家自然要敬佩甌北不已了；深受西方史學薰陶的西方漢學家，在讀到甌北的史學作品時，自然要驚訝讚歎之不及了！

任何一位卓越的史學家，都無法不受傳統與時代的限制。甌北何以能將中國數千年傳統史學的缺陷，克服於旦夕之間呢？在考據學風靡天下的乾嘉時代，甌北何以能自樹一新史學旗幟呢？甌北何以以詩人而兼長史學？甌北何以在經世思想不振的時代而時時以經綸天下自任？甌北特殊的際遇與性格，影響其史學的程度如何？這一連串的問題，有待作細密的研究以後，才能獲得解答。於是撰寫這本長傳的動機，便油然而生了。當全稿殺青後，我發現甌北係從傳統與時代裏面獲得新生命，而不是遺世而獨立。譬如，從洪邁的容齋隨筆，到顧炎武的日知錄，都是甌北模倣的對象，尤其是後者，笥記與陔餘叢考中，屢屢引及，祇是甌北將材料歸納得更系統了，得出的結論更爲清晰可掬了；

再如，甌北與乾嘉時代第一流的經史考據學家，如錢大昕、王鳴盛、盧文弨、孫星衍、洪亮吉等，有極深的交情，尤其深受錢王二氏的影響，一再以詩推崇考異、商榷在史學上的成就，可爲證明。他寫笥記，無疑係受考異、商榷的激盪，祇是他擺脫了瑣碎枝節的考據，而將考據學家的本領，應用到歷史上大問題的理會與解釋了；

甌北何以以詩人而兼長史學呢？他一生寫了將近五千首詩，是中國多產詩人之一，並時的著名詩人，如袁枚、蔣士銓、趙文哲、翁方綱、王昶、李調元、王文治等，都與他過從甚密，詩酒聯歡，幾無虛日。但是從其內心的深處看，寫詩祇是他陶冶性情及抒感記事的手

段，治史才是他的最大目的。早年到京師，曾有參與纂修宮史與通鑑輯覽的經驗，極為欣賞他的汪由敦，則開啓了他的史學之門，中晚年時期，所交朋友，又多為史學家，如寫西魏書的謝啓昆，注五代史記的彭元瑞、劉鳳誥，最有史學卓見的李保泰，都與他互相討論史學，無怪他於隱退之日，取歷代史書，作為日課了；更無怪他時常吟誦「俯仰此身何所托，一燈寒照二毛紛」，「鎮日書帷校勘勞，出門不覺已秋高」一類的詩句了；

甌北的經世思想，又是怎樣誕生的呢？除了顧炎武日知錄中「撥亂滌污」的思想影響到他外，其經世思想大部分是自家背景中醞釀出來的。早年時代的甌北，家庭極貧，常至斷炊，十五歲時，他便負擔起養活全家六口的重任；京師仕宦，一頂貂帽，毛皆拳縮；待歸隱林泉，歲早望雨之吟，盜起憂時之詩，時見篇什。順是其治史能注視歷代治亂興衰的大端，而不斤斤於末節。一直到晚年，甌北仍然常寫關心時政的詩，如云：「歷歷興衰史冊陳，古方今病轍相循，時當暇豫誰憂國，事到艱難已乏人。九仞山纔傾簣土，一杯水豈救車薪，書生把卷偏多感，剪燭徬徨到嚮晨」；「頗聞臺省尚委蛇，風議爭嗤恤緯萎，謝傳圍棋雖故事，曹參醇酒是何時。瘍醫誤已癰疽潰，肉食謀仍燕雀嬉，一笑江村杜陵老，干卿甚事獨憂思」^⑤，其經世憂時的思想，盡現於翰墨間。甌北也深悔但棲林泉，未能康濟蒼生，如云：「只愧東山但高臥，曾無絲髮濟蒼生」^⑥，「書生開口論康濟，紙上空談祇汗顏」^⑦，甌北在極端矛盾的心情下，寫這類的詩，其時他已瀕臨風燭殘年了；

甌北的際遇與性格，影響其史學，究竟到達什麼程度呢？甌北的際遇，應當算是極為特殊的。乾隆皇帝對他不太真的感情，使他有時真的感激，有時又像是偽裝出來的感激，拿去